

月光城·文学

安庆晚报

李虎父亲在临死前，将一把短枪塞在了李虎的手里，断断续续地说：儿子，你要把它，打，打，打响。

这年李虎十八岁，父亲四十刚出头。场景李虎记得清清楚楚，父亲脸色腊黄，塞枪的手却有一股惊人的力气，枪推搡过来，让李虎打了个踉跄。

枪原是压在父亲的枕头下的，带着父亲的体温。

李虎的心中是拒绝的，他从没见过枪，何况是一把泛着蓝色光彩的“二八盒子”。

父亲的枪是如何来的？略一想，李虎就明白了，日本鬼子占领了小城，枪应是日本鬼子的枪。李虎心一惊，不久前有过传言，一个日本鬼子军官被杀，杀鬼子的莫不是父亲？不过传得邪乎，杀小鬼子者能飞檐走壁，是江湖上的大侠。

父亲莫非是侠？

尽管战战兢兢，李虎还是在父亲强烈却呆滞的目视下，将枪收藏了起来。

之后就是母亲呼天抢地的大哭，李虎孑子样立在父亲的遗体前，手和眼都无处放。

安葬了父亲，日子一下就冷清下来。

李虎生来胆小，比老鼠的胆子还小，长得壮壮实实，却是见着了一条爬虫也心惊肉跳的人。

为李虎的胆小父亲没少调教过他，当他的面杀过狗，将过街的老鼠一把摔个皮开肉裂，把李虎丢在坟地里，任他哭闹。没用的，李虎的胆子还是小，连见生人也会吓得脸红喘粗气。父亲很是失望，常叹气：李家不幸，生了个没长卵泡的儿子！

胆子小归小，父亲还是把李虎料理得清清楚楚，死前的两个月给他讨了媳妇。媳妇长得好，清清秀秀，一笑两个酒窝，甜甜的。

父亲临死前给李虎塞枪的事，在小城有过传闻，打枪主意的人不少，上门讨要的有，拿钱买的有。按李虎的想法，给了算了，枪是惹祸精。李虎的媳妇不同意，父亲留下的东西，万万不可出手。李虎的母亲也咬紧了牙关：不行，死鬼还指望你打响它呢！

小城的人最后只能罢手了。有没有一把枪还是个问号，隔壁无真信。

日本鬼子在小城横得很，恶事做了一件又一件。李虎提心吊胆，街面上去得少，工也不做了，一家三人坐吃山空，好在父亲在世，多多少少还积累了点钱物，勉强维持着家中的生活。

事还是找上门了，李虎的媳妇很少出门，就那么一次，竟被一日本鬼子缠上了，要不是几个路人一齐相救，恐怕就

被鬼子祸害了。

回家的李虎媳妇哭诉，李虎气得发抖，但屁也不敢放一个。李虎的媳妇发毛：两个卵蛋的人，怎就碰不出一声响来？爹给你的枪瞎了。李虎只是在一边发抖，手伸伸又缩回去了，伸手的指向是藏枪的地方。

又发生了一件事。

日本鬼子抓夫修炮楼，李虎被抓了去。李虎的媳妇、母亲哭着求饶，每人挨了一枪托，李虎还是被绑了去。

民工抓了一堆，在刺刀下干活，稍不留神，刀就刺将过来。在李虎的面前，让鬼子刺死的有好几个。李虎起先吓得尿裤子，但时间一久，血泡硬了心，怕有什么用？反而心中鼓了一撮气，慢慢地这气大了、鼓了。

有一天，一个同为民工的汉子凑近了李虎，悄声地说：你爹给了你一把枪？说完翘起了大拇指。大拇指是为父亲翘的，李虎知道。不知为什么，李虎心中陡然升起了一股骄傲之情。

还是这汉子悄悄告诉李虎，杀鬼子军官有他份，他是父亲的同伙。说这话时，他剜了走来走去的鬼子一眼，转眼对李虎又是一种柔软的腔调。

鬼子又杀人了，汉子拼命制止，挺了上去。李虎想拉，没拉住，不知怎么胆壮了，随着跟上去。汉子栽倒在鬼子的刺刀下，心口的血汩汩流，死前巴巴地望着李虎：打，打，打响。

李虎明白，汉子是让李虎把父亲留下的枪打响。

一个劈风劈雨的夜晚，李虎从炮楼里逃了出来，他的胆壮得像块铁。

回到家中，媳妇、母亲惊喜，李虎没顾得上多说，拽了俩人，揣了枪，夜雨里从小城消失了。

汉子指的路，路难走，也宽阔。

过了几年，小城的日本鬼子被赶走了，李虎的母亲领着媳妇回来了，李虎的媳妇扯着一个孩子，虎呆呆的，像极了李虎。

李虎在一次和日本鬼子的搏斗中，身中数弹轰然而去。

在李虎父亲的坟前，李虎的母亲再次抢天呼地的哭诉：死鬼哦，儿子的枪打响了，打响了。

媳妇默默流泪，虎呆呆的儿子仰望着天空，天空中一群鸟，啼鸣着飞过，投下薄薄的影子。

小城人说这故事，常加上一句：爹妈给了一杆枪，要打响！

打响了是英雄。

花见爱

说一旻长得漂亮，少有人称是。若是有人说一旻长得不好

D

月光城 小小说

打响一杆枪（外一篇）

张迎春

好看，却是集体反对的。

一旻四十多岁了，到了青春停摆，“豆腐渣”的年龄了。一旻知道自己，身材不高挑，脸不饱满，微黑，不在美女行列。

一旻事业做得不错，在都市办了一家文化公司，策划、演艺、会展、写作，大凡和文化沾边的事都做，会文化、懂文化、爱文化的人多，一旻接事，干事的是文化人，是一帮围着她转的朋友。

都说一旻的气质好，听这话一旻既高兴，又不高兴。说气质好，还有个潜台词，人长得不漂亮。夸女人，最高境界是“气质好还漂亮”，气质是峰尖，漂亮是基础。

一旻不漂亮，一旻不为之焦虑。漂亮又不能当饭吃。

春天，一旻接了件活。

一条路是以烈士命名的，有人清明前在路牌上挂了花篮，花篮上还写了首诗。花美、诗好，烈士事迹感人，有人拍了照，传网上。网上爆火，缅怀烈士的人成千上万。这不得了，清明天，以烈士命名的路竟让花和人填满了。

烈士和这条路，乃至路所在的城市一点关系也没有。网络太神奇了，神奇得让人不敢相信。

媒体反复宣传，自媒体从不落后，当地政府压力大，以烈士命名的路脏乱差，两边居民居住的房舍也不怎样，怕生出岔头，咬咬牙决定对路进行改造，打造出一条红色路。

政府约了几家文化公司，一旻的公司名列。政府说得明白，一要快，二要好。网络时代快打慢最为重要，各文化公司的主要任务是做策划、设计，认可了，除道路外的硬件部分也交给认可的公司做。

几家文化公司的老总有点晕，他们连烈士的生平都不知道，道路情况也不熟悉，话就不敢多说，一个劲地点头。

一旻抿着嘴，眼睛望着窗外，似乎这活和她无关了。

雨辰是另家公司的老总，标准的美女，她眼睛顾盼，和政府的人不断交流，说烈士，说道路，似乎策划、设计已然在胸了。

约见的会很短，政府人说：一周内拿出策划书，招标，评审。

一周时间太短。包括雨辰在类的几家老总都嚷嚷，一旻仍是抿着嘴看窗外。

一周后如约交策划书的只有两家，一旻和雨辰两家公司。

之后开标，雨辰先介绍，很一般的介绍，没甚亮点和特色。一旻介绍得缓慢，没说几句已泪流满面了，烈士的事迹太感人，一旻走进去了。一旻

说了策划：三点一线两延伸，把路规划成烈士行进的路线……介绍完毕，一众专家集体沉默。

等待专家审定，雨辰和一旻去楼前的花园走走，花园的月季花开得正好，各色月季竞相开放。雨辰背着花自拍，把自己和花一并拍进去。一旻却只拍花，还自嘲：不同框，人丑，吓坏你们了。

雨辰热络人，主动和一旻套近乎，要给一旻拍照，一旻不好拒绝，就找了一棵结满花苞而没开花的月季为背景。

一旻站定，微微一笑，在雨辰按下快门时，身后的一树月季竟全开放了。

哇，花见爱！雨辰大叫，真的好美，一旻和花都美得欲仙。

是奇怪，再选一树苞子的月季当背景，给雨辰拍，花没开，不过雨辰的美也能盖住花的美。

花见爱，一旻的名气就此传出去。

一旻中了标，烈士命名路提升改造的活交给了一旻的公司。

一年多时间，一旻带着一帮人拼了命地干。一旻要干一流的工程，让烈士路成网红路、打卡路。

烈士路的升级改造关心的人多，关注的程度高，一旻也随之被关注，常有人捧来送花。一旻好对着面前的花发呆，呆发完了，就捧上花献在了烈士路的路牌下，路牌上有烈士的名字。

路改造升级完毕，一条崭新却厚重的路展示在世人面前。

路通车放行后，一旻拉着雨辰一起在烈士的浮雕前合影，浮雕边的花灿烂，引来蜂蝶无数。

雨辰说：一旻，你单独拍一张吧。一旻点点头，奇迹发生了，作为背景的花全开了，连烈士浮雕上的花苞也露出了笑容。

一旻泪流满面，挣脱出了雨辰的目光。

又是一个春天，一旻拉上雨辰，去了烈士的家乡，烈士的家乡在连绵的山里。

山荒芜，一地的野茶碧绿，一旻对雨辰说：望一眼，这春山就怀孕了。

一旻说：到这来创业，想好了，开发野茶，乡村振兴，这茶有禅意。一旻还对雨辰说：那烈士路牌上的花篮和诗，是我星月夜挂上去的，我预备……说罢又流泪。

雨辰捂住了一旻的嘴，喃喃地说：不说了，不说了。

一旻反身搂住雨辰背靠青山自拍。哇，身后的花渐次开放，真正的花见爱。